



血淚春秋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

血淚春秋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鄭州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争

血 泪 春 秋 (家史 1)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 1 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129

787×1092 1/32 • 4 $\frac{1}{8}$ 印張 • 88,000 字

1963 年 12 月第 1 版 196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340,001—540,000 册

統一书号：3105 · 320

定 价：0.30 元

編 者 的 話

讀者同志們！青年同志們！在旧社会，反动統治階級是怎样剝削和壓迫咱們窮苦農民，咱們窮苦農民在反动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下，过着怎样悲慘的生活；而他們又是怎样同这些反动統治者进行斗争的，因為我們这一代青年人，都是在新社会里長大的，对于旧社会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情况，一般都沒有見到过，更沒有像我們父兄亲身經驗过，所以了解得很少。要知道，我們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如果我們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階級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，不懂得我們父兄艰苦奋斗、流血牺牲进行革命斗争的深远意义，就很难体会我們时代新生活的幸福，也就更难理解为什么我們一定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。

为了使大家能够补上这一課，为了使我們年輕的一代深刻地理解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我們特地編輯出版了这本书，供大家閱讀。当然这本书不仅是对青年、少年进行階級教育的

活教材，就是对成年人来说，重温一下阶级斗争的历史，对于激发阶级感情，增强革命意识，也将会有莫大的意义。今后，我们根据各地来稿，除陆续编辑出版家史、村史外，还准备编辑出版地主恶霸的罪恶史。我们希望大家在认真阅读这些书的同时，结合今天的幸福生活，进行回忆对比。这将会增强阶级观念，培养革命感情，坚定革命意志，提高革命警惕性，激发革命干劲，把无产阶级的家谱一代代续下去，使我们代代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，永远做个顶天立地的革命派，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——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！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各地委、县委宣传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，特别是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、中共南阳地委宣传部和中共新乡地委办公室等部门，曾大力为我们组织和整理稿件，在此谨向他们和本书的所有作者、整理者表示感谢。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門繼續大力发动和组织这类稿件，使我们把这类书出得更好。

当然，编辑出版这类读物还是一件新工作，加之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，缺点和不当之处，定会不少。因此，我们恳切地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，能够将你们的意见随时告诉我们，以便帮助改进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一九六三年十一月

責任編輯：宋飛峰
馬守順

責任校對：謝樹森
李鈺屏
李紋年

封面設計：邊含真

目 录

我們一家的悲慘遭遇·····	蔡炳五 (1)
血泪的回忆·····	馮玉賢 (10)
埋在心底的仇恨·····	李相安 (17)
我家三代和一亩九分地·····	馮之太 (23)
創業恨·····	(31)
四亩地的血泪仇·····	陈长套 (39)
我的卖身契·····	李煥清 (45)
三次卖身·····	周淑琴 (55)
十年丫环十年泪·····	(64)
一笔还不清的閻王債·····	(70)
杀人不見血的苛捐雜稅·····	张 琪 (75)
死里逃生·····	侯福林 (81)
打狗之禍·····	(86)
千家祔·····	李成安 (93)

壮丁苦.....	李世平 (98)
三分宅子和两条人命	(104)
宁死不屈.....	黄锦思 (113)

我們一家的悲慘遭遇

蔡 炳 五

我家住在泌阳县白云山下板桥河南岸的陈庄村。全家原来七口人，有爷爷、伯父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妹妹和我。一家人全靠給本村地主王书欽种地过活。由于租子重，苛捐杂稅多，一年到头不得溫飽。我爷爷是个勤劳人，为了全家顾口，就領着全家老小开山挖岭，辛辛苦苦干了几年，才扒出了几亩山崗薄地，一家人过着苦日子。

勤 逼 破 产

全家人的命根子——几亩山崗薄地和几間破草房，却被地主王书欽看在眼里。他为了夺去我家这份产业，就摆下圈套，让我爷爷給他当牛行头。他知道我爷爷为人实在，一輩子沒有做过生意，更不会弄假取巧，当上他的牛行头以后，



他好从中捣鬼。同伙开牛行的还有王书欽的狗腿子李四，这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他故意把牛行的賬目弄得乱七八糟，

从中捞了大量的銀錢；还勾結慣偷，乘我爷爷回家之机，偷走了三头黃牛，却硬把这事推在我爷爷头上。王书欽看时机已到，便血口噴人，破口大罵，硬說是我爷爷搗鬼了，声言必須用地賠償，不然要拿我爷爷到官府問罪。

一說要地，真比割我爷的心还疼。地是我爷爷一滴血一滴汗，累死累活开下的，岂肯让地主白白夺去？爷爷当然不答应，但是又怕吃不了官司，只得找地主跪地求情。狠毒的地主王书欽，早已和狗腿子李四扣好了局。当我爷爷被他們气昏的时候，李四就硬拉住我爷的手指，在他們預先写好的卖地文約上按下了指印。我爷爷本想豁上老命跟他們拚了，可是不忍心丢下儿、媳、孙子一家人；上官府去明理打官司吧，地主王书欽有錢有势，穷人哪会打得贏呢？爷爷气得踉踉跄跄跑到俺那地里，两手抓着被血汗渗透了的黃土，大哭起来。

地主王书欽并没有因夺得了这块土地而罢休，仍在我家的一点坟地和我母亲身上打主意。一九三〇年，土匪崔二且窜扰这一带地方，到处烧杀搶劫。地主王书欽随即勾結土匪，把我父亲拉去綁了票。我爷爷为了搭救儿子，含泪咽血，把房地卖淨，弄得傾家蕩产，才算贖回了我父亲。自此以后，我家穷得焦根断綫。我爷爷怕地主王书欽再往我母亲身上打主意，无奈只得牵儿扯女，一家人逃到外地要飯度日。

背井离乡

爷爷背着我，父亲抱着妹妹，媽媽扯着哥哥，大伯挑着

两床破被子，一家人逃到了确山县义丰店东北半山羊村，在一户姓雷的地主的房檐下落了脚。白天俺全家给地主打短工干杂活挣碗饭吃，夜晚就蜷曲在房檐底下。一遇到连阴天，没活干了，就得饿着肚子。偏偏在这时我媽又害起病了，连吃的都没有，哪里有錢治病呢？父亲不忍心看着五岁的小妹妹饿死，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。

天下地主都是黑心腸。半山羊村的地主雷老八，一見我娘，就起了歹心。一天，雷老八趁我爷我爹上山拾柴不在家，就企图欺負我娘。我娘見雷老八来心不善，又动手动脚的，就掙扎着喊叫救命，幸亏邻居們聞声赶来，才免受糟踏。但地主雷老八从此老羞成怒，怀恨在心，又使出了新花招。說住他家的屋檐底下也要交錢；还說我娘有病，扑了他的“宅神，”得給他家祭宅子。天哪！地主真是豺狼心，我家穷到这样地步，哪有錢交什么房檐費和祭宅呢？爷爷只有領着全家給地主跪下磕头求情，雷老八始終不允，当晚就把我們赶出了这个庄。

一家老小搀扶着患重病的媽媽，冒着大雪，喝着寒风，又連夜逃到遂平县文城前湖村，躲在一座快要倒塌的破庙中。万恶的旧社会，哪有穷人安身的地方！来到前湖村并不比半山羊村好过多少。一家老小照样是打短工，討飯吃，无处存身。为了找碗飯吃，我六岁就和哥哥給本村地主王泽汴家放猪、放驴；爷爷、伯父和父亲給地主打短工；我娘的病刚好轉些，就給地主家洗衣服、磨面、做針綫活。我們一天到晚像牛馬一样干，只能吃些地主家的残茶剩飯，夜晚回到破庙里去安身。

面善心恶的地主王泽汴，想出了許多坏主意，除了无代

价的叫俺一家老小为他干活外，还想霸占我娘作二房。父亲和爷爷早看穿了地主王泽沛的鬼心眼，但由于生活所迫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委曲求全。

王泽沛为了达到他的兽性目的，后来就下了毒手。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里，王泽沛勾结了一伙国民党匪徒，砸开了庙门，要拉我父亲和伯父去当壮丁，娘和我哥俩拉着父亲和伯父不放，惨无人性的匪徒用枪托使劲地捣我们，另一个家伙往我娘肚子上用力踢了一脚，娘惨叫了一声，昏倒在地。爷爷再也忍不下去了，挣扎起来，向匪首扑去，和那些狗强盗肉搏起来。七十多岁的老人哪能经得起众匪徒的乱打，后来我爷的脑门被匪徒用枪杆搁了一下，爷爷立时倒在地上，死在了血泊中。父亲、伯父和我兄弟俩也被匪徒们绑着带走了。

我们父子四人，被匪徒连夜带到山北大槐树村。狠毒的匪徒先用刀子扎死了我父亲，还准备将我哥俩扔到深井里，斩草除根，然后再收拾我伯父。伯父看透了他们的毒辣阴谋，为了保全我兄弟俩，就哀求说：“只要不害这两个孩子，叫我怎样我就怎样！”那个匪首原打算将伯父卖去当壮丁，好从中捞一把，听伯父这一说，就令匪徒看押起来，睡觉去了。跑了一夜的土匪都打起瞌睡来，几个匪兵都睡着了。伯父看时机已到，悄悄地磨断胳膊上绑着的麻绳，拉着我兄弟俩，趁天不亮就逃跑了。

吊打逼嫁

第二天，人面兽心的地主王泽沛，好像刚听说昨晚我家

的悲慘遭遇似的，忙跑到廟中去找我娘。王澤汴見我娘哭得死去活來，便假惺惺地說：“別哭了，他們去當兵也是保家保國嗎！”接着又說：“老爺爺歸天了，也不要難過，我打發人把他埋了算啦，你今后的生活也不要發愁，就住在我家裏好了。”說着就上前拉我娘，我娘知道地主是假仁假義，不懷好心，就推辭不去。地主王澤汴哪里會就此罷休，他走后，就派狗腿子監視着我娘。

後來爷爷的尸体用箔卷着，安葬在南坡上。正當我娘跪在坟前放聲大哭的時候，狗腿子王六跑來硬拉我娘上地主家。娘氣得說不出話來，用力朝王六臉上打了一耳光，剛剛站起來要跑，却被王六等幾個人捆綁着拉回村里。地主王澤汴令傭人勸說我娘從下親事，我娘執意不肯。當晚就被吊在梁上，扒去衣服苦打起來。指頭粗的皮鞭一下一條血痕，娘身上落下了多少血印！就這樣我娘還是咬緊牙關，始終堅持“不從！不嫁！”不從再打，不從再打，直打得我娘皮開肉爛，奄奄一息地垂下了頭。王六怕再打下去，真打死了，就退了出來。地主家的傭人一個個掩目擦淚，洗衣服的王媽偷偷進到房裏，但又不敢將我娘解下來，只好搬個凳子站上去，用手巾替娘擦了擦臉上的血跡淚痕，慢慢地喚醒娘，喂了兩口開水，又擦着眼淚退出來了。

遇救重逢

王澤汴使盡了軟的硬的办法都無效，才將我娘許給他的長工史保生。這樣，一來可以留着保生繼續為他賣命；二來也好再向我娘作打算。史保生為人忠厚老實，因為抵債才到

王家当长工的。本来干五年活就抵清了債，如今保生已經給王泽汴扛了十一年活，还未得分文，这次王泽汴把我娘許給保生，就算抵清了这六年的工錢。

天下穷人是一家，穷人总是向穷人。保生开始不同意这样作，但是又想到我娘被残害到这种地步，能見死不救嗎？于是就答应下来。保生把我娘安置在王媽家中，再三嘱咐好好照料。还东借西凑，弄了点錢給我娘治病，准备等我娘病好了，使俺全家团圆。

伯父領着俺兄弟俩逃到确山县，在山里碰見了他的老友——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孙继遂，他們一見，真是高兴，在一起傾談了別后遭遇。孙继遂伯父决心帮助救出我娘。經孙伯父多方打听，終于找到了我娘的下落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孙伯父領着我和伯父在王媽家里和娘团聚了。母子相見又喜又悲，娘紧紧地抱住我，連話都說不成了。我娘思夫念儿，加上伤口化脓，病势沉重，已經骨瘦如柴，危在旦夕了。王媽把这事告訴了史保生，保生十分高兴，就連夜送我們逃出了虎口。

母 亲 之 死

在确山县西南的一个山村里，孙伯父給我們安置好了住处，并从东邻西舍借了些錢給我娘治病。这样四口人的生活算暂时安定下来。

我娘思念我爹的心切，再三追問我爹的下落。开始时，伯父多次嘱咐俺兄弟俩，不要把父亲的遭遇告訴母亲，以免她过于伤心，加重病情。我看到母亲病到这步田地，又想到

父亲被杀的惨景，終日哭丧着脸，泪道不干。但是有天我在梦中大哭起来，叫喊父亲死得惨，被母亲听见了，她便挣扎着坐起来，把俺兄弟俩唤醒，紧紧地抱在怀中，少气无力地说：“你们要好好活下去，将来长大了好为咱全家报仇……”说时声泪俱下，泣不成声，一块浓痰哽住了喉嚨，母亲紧握着俺兄弟俩的手，慢慢地松开了。母亲就这样带着未报的血海深仇，闭上眼睛死去了。

吃人的旧社会，万恶的地主阶级，残害了我一家，拆散了我們亲骨肉，在短短的七个月中，夺去了我家三条命。

走向光明

母亲死后，哥哥卖身还了债。不久，伯父又得了痼病，不到半月就死去了。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生活就更难过了。于是我就去找孙伯父。孙伯父也早为我作了打算，决心把我培养成人，好为我全家，为整个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报仇。我跟孙伯父一起生活了好几年，于一九四七年孙伯父送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从此我走上了光明大道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到了部队以后，在党的教导下，我在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抗美援朝时，我又报名参加了志愿军。一九五三年转业回到了家乡。

转业回来后，在泌阳县板桥区大路陈村落了户。分得了五亩地，两间房子。当时农村正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，我带头联络几户贫农组织了互助组，以后又转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人民公社化后，社员们又选我当了生产队长。

解放前，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幸福生活。現在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，去年又蓋了兩間新房，屋裡東西滿堂堂的，全家有吃有穿，團結和睦，喜氣洋洋。我常常對社員們說：“我是黨救活的，也是黨培養大的，我們祖祖輩輩都忘不了共產黨和毛主席。”

（中共泌陽縣委宣傳部整理 端 倪插圖）